

荒墟玫瑰园

蔡落如◎著

死者的签名信如期而至，罪恶的玫瑰在滴血，

耶稣诗背后是谁的冤魂？来自生命深处最疯狂的阴谋，

噩耗如谜一样接踵而至，

所有的逃生道路都被封死，猎捕游戏现在开始……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荒墟玫瑰园

HUANGXUMEIGUIYUAN

蔡落如◎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荒墟玫瑰园 / 蔡落如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08. 9

ISBN 978-7-219-06125-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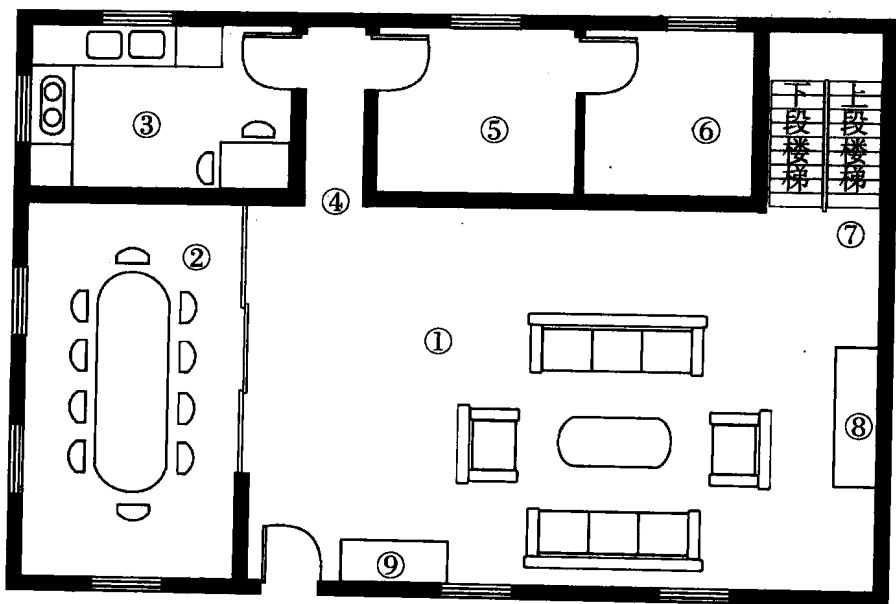
I. 荒… II. 蔡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31768 号

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
项目策划 马妮璐
责任编辑 马妮璐
责任校对 彭青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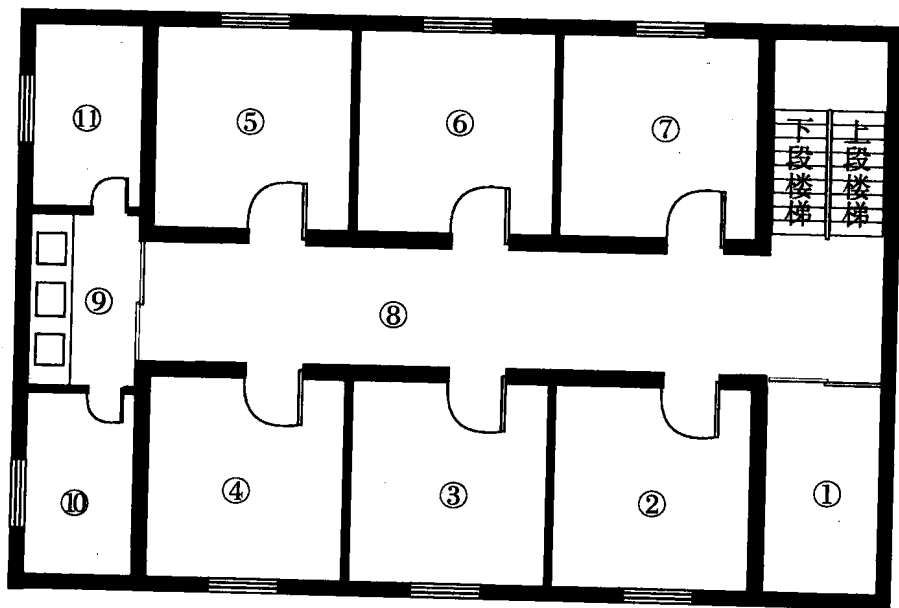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南宁市桂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10mm×990mm 1/16
印 张 15
字 数 220 千字
版 次 2008 年 9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08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6125-1/I·1067
定 价 22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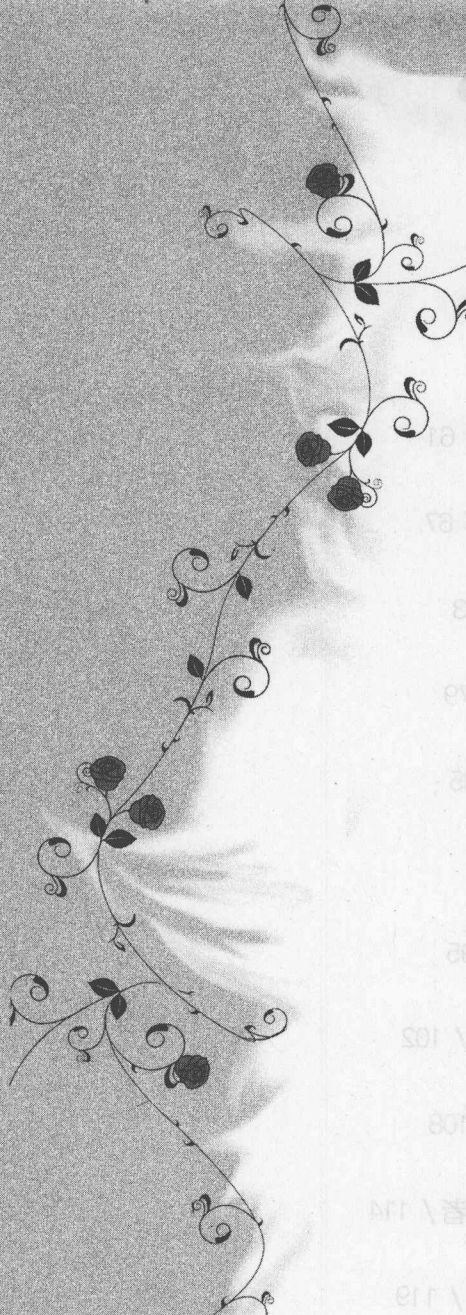
一楼平面图

- ①客厅
- ②餐厅
- ③厨房
- ④空门
- ⑤储藏室
- ⑥洗衣房
- ⑦楼梯口
- ⑧橱柜
- ⑨鱼缸



二楼平面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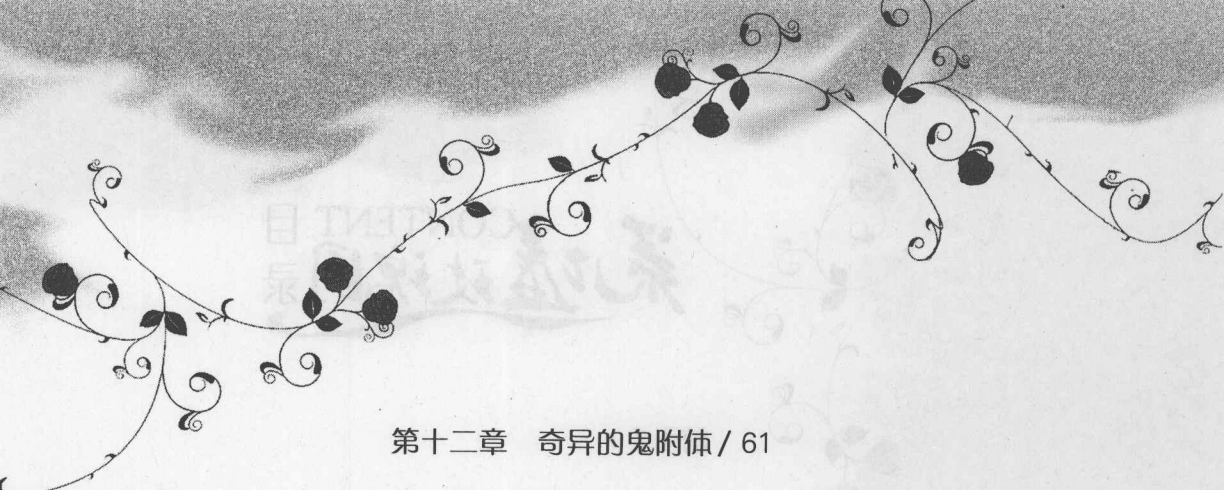
- ①小健身室
- ②张伯夫妻房间
- ③何俑房间
- ④叶婉房间
- ⑤高平膺房间
- ⑥吴媚兰房间
- ⑦沈华起房间
- ⑧楼道
- ⑨洗手间
- ⑩厕所
- ⑪浴室



CONTENT 目录

荒墟玫瑰园

- 前引 / 1
- 第一章 走进玫瑰园 / 4
- 第二章 怪异的气息 / 10
- 第三章 第一个夜晚 / 15
- 第四章 两封签名信 / 20
- 第五章 神秘的男人 / 25
- 第六章 第二个夜晚 / 30
- 第七章 被封闭的住宅 / 37
- 第八章 第一个被杀者 / 41
- 第九章 沈华文的骨架 / 46
- 第十章 张妈的线索 / 50
- 第十一章 耶稣诗与死人房 / 54



第十二章 奇异的鬼附体 / 61

第十三章 第二个被杀者 / 67

第十四章 第三个夜晚 / 73

第十五章 29日的凌晨 / 79

第十六章 第十二个人 / 85

第十七章 秘道之门 / 90

第十八章 地下的秘密 / 95

第十九章 第三个被杀者 / 102

第二十章 第四个夜晚 / 108

第二十一章 第四个被杀者 / 114

第二十二章 疯子的谎言 / 119

第二十三章 午夜的会餐 / 124

CONTENT 目录

荒墟玫瑰园

- 第二十四章 滴血的早晨 / 130
- 第二十五章 狼的传说 / 134
- 第二十六章 可疑的迹象 / 138
- 第二十七章 十年前的事 / 143
- 第二十八章 第一个凶手 / 147
- 第二十九章 意外的契机 / 151
- 第三十章 地下的殿堂 / 156
- 第三十一章 第十三个人 / 162
- 第三十二章 沉静的墓穴 / 169
- 第三十三章 保险箱里的故事 / 174
- 第三十四章 第二个凶手 / 179
- 第三十五章 第三个凶手 / 183



第三十六章 第四个凶手 / 187

第三十七章 阳台秘密入口 / 191

第三十八章 第五个被杀者 / 196

第三十九章 第五个夜晚 / 200

第四十章 猎狗的反击 / 205

第四十一章 徐虹梅的表姐 / 210

第四十二章 幕后的主谋 / 214

第四十三章 无罪的罪人 / 22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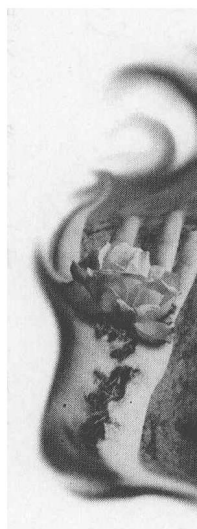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十四章 第五个凶手 / 227

没有结局的结局 / 231

前引

1997 年的夏天，南城的乡郊。

下午四点左右，王志刚骑着自行车，从南城的乡郊，



间的路上箭一般奔驰过来，扬起的尘土后面，还紧跟着—辆黑色轿车。吉普车不打招呼地撞开铁栏大门，直达玫瑰园的心脏。随后，车上下来几个手拿凶器，头罩黑丝网的男青年，强行撞开宅门，冲进屋里。

黑色轿车也在院中停下，车里下来三个男人，头上也是罩着黑色丝网，看不到脸容却可以想象丝网下凶恶的表情。两个男的在前面开路，另一个稍胖些的男人，在后面慢慢踱进屋内，表示出他的身份是高于其他人的。

一声响雷，几乎是在同时，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，与雷声交织在一起，回荡在暗沉的天空上，把荒僻的乡间变成地狱般恐怖。随后，又是几声惨叫，没有雷声的遮掩，惨叫声凄厉无比。原本就僻静的乡间，在雷雨来临时，更不可能有过路的人，所以，惨叫声没有获得应有的怜惜和同情，更不会有救世主来救助苦难者。

不多时，吉普车与黑轿车呼啸而去，看上去并没有带走什么。荒墟的空间又恢复了沉寂，然而，这沉寂不再是以前的沉寂，它的背后溢满了不祥与可怕。在不祥的气息中，雨水开始大滴大滴地落下，落在焦渴的大地上，也落在静默的玫瑰园上。哀怨的雨水似乎是在替玫瑰园哭泣，哭泣它所遭受的噩运。

十分钟后，荒僻的乡间路上，出现了一点红色，是一个剪齐耳短发，上穿红色短袖，下穿牛仔短裤，骑着一辆破自行车的十几岁女孩。她的小腿倔强地蹬着脚踏板，一点都不惧怕雷雨的威胁。她叫叶婉，十四岁，这个暑假她住在乡下的奶奶家。下午她趁奶奶睡着，偷偷骑了奶奶的自行车出去溜达，没想到回来时会碰上雷雨。现在离奶奶家还有一段路，而大雨已经落下，必须找个地方躲—下，她想雷雨可能只下一小会儿。

看到前面路旁的住宅楼，那是唯一的可以躲雨的地方了。这座白色的建筑物是今年刚翻建的，以前这里只是一所矮旧的平房。原本关闭的铁栏门此时却大开着，好像知道她要来躲雨，早早地做出迎接的姿态。叶婉兴奋地冲进去，刚把自行车停在住宅楼的宅门边，雨水已经疯狂地落下，一下子占据了整个天地，不留—丝缝隙。

站在宅门的台阶上，叶婉借着宅门上面的门檐躲雨。这一小尺的门檐，并不能全面地遮挡住大雨，她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后靠。这时，天空响起—声巨大的雷鸣，惊天动地，吓得叶婉向后—躲避，后面的门并没有顶撑住她的身子，不设防的叶婉差点摔倒。

她以为自己冒昧的举动会引来屋内人的指责，但没有，屋内—点动静都没有。叶婉转过身，看到门锁被砸坏了，她抬起眼，并没有偷看的意思，

但却从撞开的门空隙，看到了屋内的可怕景象。一个如稻草人般吊着的男人，脖子上套着一根粗麻绳，被挂在吊灯上，男人只穿着内裤，左右手掌贴在大腿上，手背上插着一把刀，也就是说，两只手是被刀钉在大腿上。最可怕的是他脑门上插着的那把刀，特别狰狞刺眼，刀缝间的血迹仿佛还没凝固似的，将他的脸分成两半。吊着的男人刚好脸朝着门，扭曲在脖子上的头，还可以看到暴睁的眼睛，像在申诉自己死得痛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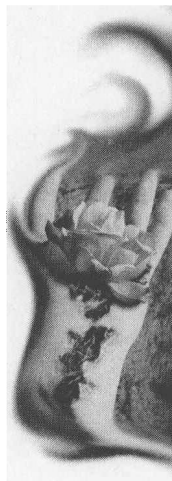
可怕的场景让弱小的叶婉招架不住地害怕，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只是直觉告诉她，里面很可怕。叶婉的大脑一阵空白，小小的思维空间仿佛生锈了，没有思维的她，在本能反应下，随手将门带上，又用衣服擦了擦门把手。为什么这样做，她不知道，就是觉得应该这样做。

叶婉呆呆地看着前面的雨帘，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，总觉得身后有双眼睛盯着。一分钟后，她再也抵挡不住内心的恐惧，哆嗦着骑上自行车，冒着倾盆大雨，拼命地蹬蹬着自行车，只想快点离开这里，不要与可怕沾染上。

雨水如皮鞭一般击打在乡间小路上的弱小身躯上，路上看不到人也看不到车，昏暗的云层不断传出雷公的怒吼。这是可怕的下午，叶婉的脸上混杂着雨水与泪水，她除了拼命蹬自行车的脚踏板，什么意识都没有了。也不知骑了多久，无力的小身子骨，再也支撑不住暴雨的袭击，瘫倒在雷雨中。

等叶婉醒来时，发现自己不在路上，也不在奶奶家，而是在医院里。据说，奶奶家的邻居刚好路过，发现倒在路旁的她，才把她送到奶奶家。她高烧虚脱了好几天，送医院抢救，才捡回小命。

对玫瑰园里的惊遇，叶婉一个字也没跟人提，那个被吊着的男人后来怎样了，叶婉想都没敢去想。她不再去奶奶家，不愿意再看到那座“荒墟玫瑰园”。有关雷雨中的记忆，全都埋葬在叶婉的心底，她以为这样就可以将可怕的痕迹抹掉，却不知，一切都在十年后等待着她。



第一章

走进玫瑰园

介于南北之间的城市，在十月底，已经沾有冬天的肃穆与冷漠，尤其是接近黄昏的时候。

二十四岁的叶婉坐在计程车里，心情说不出是慰藉还是伤感。五年前，奶奶因病去世了，两年后母亲又因车祸离开了她，而现在，好赌的父亲输掉房子后失踪了，这让年轻的她有些不知所措。所幸父亲的妹妹，也就是她的姑姑，一直对她特别照顾，如同亲生女儿般的关爱。现在，孤身一人的她，就是要住到姑姑家里。

姑姑以前是住在市内的，一年前姑姑的丈夫因病去世后，姑姑就将丈夫的事业转交给丈夫的弟弟打理。而后姑姑就卖掉原来的房子，搬到城郊外的一座房子，过起平静的隐居生活。在叶婉眼里，姑姑人很好，就是不太爱说话，总是喜欢沉静在回忆中，回想属于她自己的过去。而现在，更是缺少说话的伴，丈夫去世了，儿子出国留学在外，身边的女儿又不是亲生的，是姑丈前妻生的女儿。一个孤独的有钱女人，叶婉在心里感慨姑姑的命运，也感慨自己的命运——自己是一个孤独的穷女人。

车外的景色有些陌生，这个城市每年都在发生变化，城市面积每年都在扩大，以前的城郊成了现在的市内，现在的城郊，其实就是以前属于乡下的地方。道路修建后，现在的城郊，已经不算什么了，只要有车，来回也很方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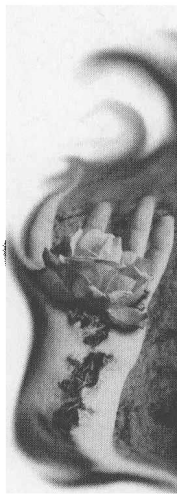
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途颠簸，在深秋的暮霭里，在寂寥的城郊外，叶婉终于看到了地址上的房子。她从车里下来，看着眼前的景物，有点难以置信，也有点惶恐不安，她怎么也想不到，姑姑现在住的房子，居然就是十年前她躲雨的地方。

经过十年之久，这里景观稍改，外面那圈简单陈旧的铁围栏，如今改造成新的铁围栏，玫瑰花图案的铁围栏上，布满密密匝匝的荆棘，蔓延到铁栏外，特别地令人感觉邪恶。但它们是住宅忠实的守卫员，带刺的身躯阻挡了铁栏外想越境的人。黑色的铁栏大门上，有一个弧形的铁栏装饰，当中有块弧形的铁牌，上面由黑金漆写着“沈宅”两个字。

铁栏大门旁，多了一间铝皮搭建的小房，有点像门卫的监管室。而里面那座白色建筑物，经不起岁月的洗礼，原本崭新的颜色，现在有点发黄发旧。那些光亮的窗户，如今都罩上了防盗网，感觉像牢房。

沉寂的建筑物，却令叶婉的心遭遇了一次台风，十年前的那一幕又浮现在她的眼前，那个被刀刺、被吊挂的男人，再次在她的面前飘荡。叶婉感觉自己就像逃出地狱的灵魂，又莫名其妙地闯到地狱的门口。

她还没有从骇异中回过神，铝皮房里走出一个五十出头的老伯，下穿深蓝色灯芯绒裤，上穿深蓝色夹克衫，不高的身材还很健壮。他走到铁栏门边，短额头下的小眼睛猜忌地瞅着她，完全是一副怀疑的神情，不过这是忠实的怀疑。叶婉忍住内心的惊恐，通报上自己的姓名与身份，刹那间，对方的表情发生了极大变化，他虽然收起了怀疑，但也没有展开欢迎的笑容，而且闷沉的脸上有隐隐的敌意。对方的表情令叶婉相当不解，她也不知道对方是姑姑家什么人，在对方打开门后，叶婉询问了一下。



“L”形住宅竖着的部分是楼房，横出来的那部分，有一道巨大的卷帘门，这么大的卷帘门，不用张伯介绍，叶婉就可以判断那是车库的门。这时，一种粗粗的，可怕的，带着压抑的低吼声，不间断地传出来，一声比一声暴躁。那不是人的声音，是野兽的警告声，声音是从车库后面传出来的。叶婉惊恐地看了看张伯，不知道这恶意的警告气息会对她如何。

“那是狼犬杰克，现在关着呢，到晚上十一点后才会放出来。”

张伯出于管家的职责对她做了解释。听到狼犬，叶婉不由心生惧意，她害怕像狼犬之类的这种拥有锋利牙齿的动物，听到名称时，都会有一种不安的臆想。叶婉在心里暗暗发誓，晚上十一点后绝不会再踏出住宅门半步。

住宅门开着，踏上台阶就可以看到屋内的全景，十年前她未曾全部看到的客厅，此刻一目了然。虽然房子的高度不是很高，跟平常房子一样的三米墙高，但由于空间装潢简约明朗，五十多平方米的客厅没有一点压抑的感觉。

客厅的地板是棕黄色的木板，如砖块般大小的木板很有规律地横向并且每块对齐着排列。一般的木地板，木板都是长短交错相接，这里却采取全部横向对齐着排列的方式，有些古板却也整齐。地板非常干净，一看就知道是需要脱鞋进去的。干净的地板保持得虽然很好，但从色泽与新旧度来看，是十年前装修的。其实，叶婉早已经看出，住宅里的家具和屋内装饰，虽然看起来都很新，但不是新潮的新，那是保养的新，或者说是管理人很懂得照料，让所有摆设都保持崭新状态，延续了十年前的景象。就连客厅里那盏吊过死人的吊灯，也一如旧时般不改容颜。

叶婉的视线从左边开始，有顺序地看过去。左面除了宅门边的三分之一是墙壁，其他都是由玻璃做成的推门和墙。透过玻璃可以看到里面的物品，一张西式长桌和桌椅，那应该是餐厅。接下来就是客厅正面的墙壁，墙壁的左边，有一扇空门，张伯说那是通向厨房、储藏室和洗衣房的走道门。偏离这扇空门一些距离，是一幅巨大的壁画，是黄昏中的玫瑰花，油画的色调淡雅柔和，画法抽象简明。美丽的壁画与外面的玫瑰铁栏，相得益彰的美。壁画过去是室内楼梯，再接下来就是客厅右边的墙壁。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黄木橱柜，摆放了很多观赏物品。

视线再拐过弯，就是外墙，也就是叶婉站的位置。宅门右边有个精美豪华的鱼缸连着柜子，两者整体高一米五左右，长一米六左右，宽五十厘米左右。一米五左右的高度有九十厘米左右是柜子，而鱼缸高度为六十厘

米左右，池底有一层厚厚的，掺杂着彩色水晶的碎石，池水里有水藻之类装饰物，背景是海底珊瑚丛图片。鱼池上面点了灯，五彩缤纷的鱼在水里游来游去，非常赏心悦目。客厅的窗户上挂着柔美的窗帘，一层为白纱一层为玫瑰绸布，更加映衬了客厅的高雅。棕黄色调的地板，看似与玫瑰色调不融洽，其实是另类的配色方式，压制住玫瑰色调的浮夸风，在浪漫中又不乏稳重气质，而且，也与壁画的黄昏色调相辅相成。

叶婉最后将视线落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沙发是四件套，左右是单人沙发，相邻单人沙发的是三个位的长沙发。玫瑰色调的沙发及沙发靠垫都与壁画和窗帘相协调，当中是一张淡黄色玻璃茶几。壁画这边的长沙发上坐着一个男青年，他穿一身深咖啡色秋款西装，款式与面料都相当好，里面配一件休闲的白色衬衫，没打领带，很随意地松开领口。虽然坐着，却也可以看得出，他身材匀称。男青年的年龄大概在三十岁左右，无框眼镜后面的目光平静祥和。白净的脸容，五官不是很出众，但气质挺好的。韩式的中长发型，令他的儒雅增添了时尚韵味。他斜靠在外侧的沙发扶手上，左腿搭在右腿上，腿上放着一本书，双手放在书上，正用好奇的目光去看叶婉，在猜测她的身份。

“她是沈太太哥哥的女儿。”张伯在门边向沙发上的男青年介绍了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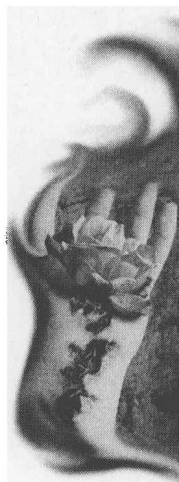
听了张伯的介绍，男青年朝叶婉友好地一笑，那简单的笑容异常富有感情。一瞬间，叶婉就对他产生了好感，不知道对方有没有感觉到，因为他又重新低头看书了。叶婉对男青年的身份相当好奇，姑姑的儿子还在美国留学呢。

“他是谁？”叶婉问张伯。

“他是何医生，是沈小姐的私人医生。”

对私人医生的存在叶婉更感惊讶，姑丈的女儿病了吗？以前并没有听姑姑说起。非亲的表姐叶婉没有见过面，因为以前都只是姑姑来她家，她从来没去过姑姑家，对姑丈家的人和事，她都不太清楚。在叶婉的记忆里，从懂事起，她就有一种感觉，不管是她的父母还是姑姑本人，似乎都不希望她出现在姑姑家。这次是她第一次登门，如果不是发生家庭的变故，叶婉觉得她可能还是没机会来姑姑家。

张伯还是没准备带她进屋，他朝里面叫着一个人，好像是叫他的老婆。很快，一个盘着头发，相貌普通，年龄和张伯差不多，穿着棕色圆领居家服的妇女，从空门里走出来。张伯在妇女耳边嘀咕了几句后，就一个人重返大门口。



妇女走到鱼缸前，打开鱼缸下面的柜子，拿出一双居室拖鞋，原来鱼缸下面是鞋柜。她把叶婉换下的鞋放进鞋柜后，站起身朝叶婉露出一个既不自然又不自愿的微笑说：“我是这里的用人，也是张伯的妻子，大家都叫我张妈。你的房间我已经替你收拾好了，现在就跟我上去吧。”

“好的，谢谢。”

叶婉道了一声谢，拿着行李跟在张妈的身后朝楼上走，本来就惊惶的心情，又增加了不安。不知道是她多心，还是其他原因，叶婉总感觉张妈的微笑与张伯的冷漠都带着敌意。初次相见的人，就算彼此反感，通常也会表达一种陌生的欢迎。这对夫妻却这么直截了当地表达出对她的不喜欢，真是令人困惑。

走到二楼的楼道口，刚巧三楼走下一个女青年，二十七八岁的年龄，身材高挑瘦削。女青年的相貌还算可以，不算丑也不算漂亮。她穿着白色秋冬厚睡袍，直直的长发无神地垂在苍白的脸旁，这种脸色苍白得有点异样，像是在水里浸泡了七天七夜似的，反正缺少生命的活泼色彩，让人感觉非常不舒服。

对方一声不响地站在楼梯上冷冷地看着叶婉，那皱着眉阴狠狠的神情，好像跟她有不共戴天之仇。叶婉心想，这个女青年应该就是姑丈与前妻生的女儿沈丹。看对方的身体，不像是有病，不过那脸色，真的不像健康者。

张妈给双方做了介绍，沈丹没有做出待客的举动，她不改阴狠狠的神情，仿佛完全没感觉到叶婉的存在，面无表情地朝楼下走去。叶婉也只好收起原本打算付出的微笑，努了努嘴，说不出什么滋味，看来这里的人普遍对她不欢迎。

“她上夜班吗，现在才起床？”叶婉轻声问张妈，感觉沈丹穿睡袍的时间不对头。

“沈小姐不上班，她一般晚上都不睡，到早上天亮时才睡，睡到傍晚前起床。”

“一天就吃一餐，这样倒省了不少饭菜。”叶婉听了解释，不由笑道。

“那你就想错了，白天她几乎不进食。到晚上，食量可好了，尤其是这一个星期。”张妈苦恼地抱怨道，“唉，吃是小事，问题是晚上我才收拾好，早上一到厨房，又看见碗碟一大堆。幸好沈太太起得晚，要不然，还以为我偷懒没洗晚餐的碗碟呢。”

往下走的怪身影似乎听到她们对她的议论，转回头恶狠狠地看向叶婉，刚巧与叶婉看她的目光相撞，叶婉连忙转过身。这个非亲的表姐是可怕的，

是不容易相处的，叶婉很快明确了这点，也明白自己在这里的处境不会太好。

二楼的楼层左右分房，中间是走道，有点像学校的宿舍楼。张妈开始向她介绍楼房格局，四楼是特殊房，三楼是主人房，二楼是客房。除了四楼，二楼和三楼的楼道尽头都是带浴室和厕所的洗手间。三楼第一间房是她姑姑的，第二间是沈丹的。二楼靠楼梯这边的客房都还空着，楼梯对面第一间是小健身室，里面有台跑步机和其他健身零碎器具。第二间是他们夫妻的房间，第三间是医生何俑的房间，说着张妈打开第四间房的房门：“这就是沈太太为你准备的房间。”

叶婉看了一下自己的房间，十平方米左右，必需的家具与用品都摆设妥当了。房间虽然靠近洗手间，但一点都没有不好的气味。洗手间的门是与小健身室一样的玻璃左右推门。叶婉进去看了一下，分配平均的三个空间都装潢得非常完善，浴室里有沐浴间也有浴缸。

“你姑姑在阳台休息，你慢慢收拾好行李，再去见她，我还有事，就不陪你了。”张妈交代了一句，就匆匆下楼去做她自己的事。

